

《綠度母與生命的意義》

宗薩欽哲仁波切

時間：2017 年 8 月 13 日

地點：澳大利亞 悉尼

翻譯：璉葉莊嚴翻譯小組

© 悉達多本願會版權所有

本文版權屬悉達多本願會所有。讀者僅可為個人學習之目的而複製、保存。

除非取得悉達多本願會的正式授權，不得以營利或非營利的目的，複製、印刷、

出版、翻譯或製作衍生作品（例如錄製有聲讀物）。

堪布請我給予一些關於聖度母本尊的教學和口傳。我覺得這個安排非常好，因為我們昨天受了皈依戒，今天早上又受了菩薩戒。有了皈依戒和菩薩戒，我們可以說已經接觸到了聲聞乘和大乘之道。由於本尊法修持大致屬於金剛乘，我們今天下午就會進行度母的部分。此外，還有一些關於不同前行法（Ngöndro）口傳的請求。

我認識堪布有一段時間了。他是年輕一代中少數真正關心佛法延續的人之一，這一點非常、非常重要。而且，他十分熱衷於探索和學習，這一點同樣也很重要。正如你們所見，他的中文說得非常好。當他決定來澳大利亞時，我認為這確實是件好事，他實際上也能藉此機會學習英語。因為會說中文，他顯然擁有很多來自華人背景的仰慕者和學生。所以，當他計劃來澳大利亞時，我覺得這很好。

我得說我不是一個好的修行人。我總是想着、總是更關心佛教和佛教信眾的身份認同，這非常重要。你們可以把我稱作「佛教聖戰分子」，我希望佛法能夠興盛。我覺得有些佛教徒的傲慢很不明智——「哦，我們不勸人學佛。」那太愚蠢了！我不是說我們應該去敲人家的門，去發傳單，當然不是。但如果有人對佛教感興趣，那就該有所行動，而且你也應該讓人們對佛教產生興趣。如果他們產生興趣，那對他們來說是好事。

所以，懷着這樣的發心，我一直在觀察這個世界——佛法將走向

何方以及如何發展，它將在何處、以何種方式興盛或衰落等等。你知道，作為上師、仁波切等等，我們總是在某種程度上讓人以為，是上師、出家眾和聖者們在真正傳播佛法，功勞通常也主要歸於他們，但其實未必如此。如果沒有阿育王（Ashoka），沒有戒日王（Harṣavardhana），沒有赤松德贊（Trisong Detsen），就沒有佛教。然而，你可曾去過哪座佛教寺院，那裡會紀念阿育王，或者供奉他的塑像，你見過嗎？我們幾乎不會想到他們。這裡面存在一些問題。

佛教傳播到不同的地方，有很多原因。我想可以這樣說，佛教傳入中國是因為絲綢，我們稱之為「絲綢之路」。因此，貿易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而且我相信，關於佛教如何傳入印度尼西亞，如何傳入緬甸、斯里蘭卡等地，我們還能聽到許多精彩的故事。我想，基本可以肯定地說，佛教從未以強迫或侵略的方式傳播到其他地方。我的意思是，沒有帶着槍、帶着武器的「佛教入侵」。

如今，西方人對佛教產生興趣，這是相當特別的事情，應該有人對此做一下研究。我非常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，比如，美國人、英國人，他們究竟是怎樣對佛教產生興趣的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我說的是披頭士(Beatles)，所有那些人，整個那一代人。也許這樣說不太合適，但我感覺大麻也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。不管怎樣，佛法終究還是傳播出去了。

所以，想到這些，當堪布告訴我他要來澳大利亞時，我就在想，好啊。有很多亞洲人來到這片大陸，尤其是很多華人。而華人移民到這裡，也必定會促進佛教在澳大利亞的發展與壯大。我不太確定，沒時間細查，不過我認為佛教是在1818年首次傳入澳大利亞的，而且是因為華人的緣故。

正是因為華人，觀世音菩薩才於1818年來到了這片考拉（無尾熊）和袋鼠的土地上。要知道，在佛教的發源地印度，佛教幾乎已經消失，佛教人口現在甚至只剩下百分之一。此時此刻，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佛教人口都在中國，而這並非近期出現的現象。如果你回顧過往的歷史——也許我記錯了，這正是年輕人應該去做些研究的領域——我認為在中國歷史上，有一百多位，肯定超過一百位，可能有多達兩百位的皇帝和君王，他們確確實實是中國佛教強有力的護持者。因此，像緬甸人、越南人、華人這樣的族群，他們在這個國家的存在，無疑會為這裡增添非常獨特的價值。

你知道嗎，澳大利亞悉尼的土耳其麵包可是數一數二的（笑聲）。悉尼的土耳其麵包真的是首屈一指。還有希臘沙拉，這裡做的可能比雅典的還要好。而正是有了這些——像是華人、緬甸人、斯里蘭卡人等等——正因如此，如果有一天在澳大利亞的幼兒園或高中，能引入諸如「緣起」和「慈悲」等內容，那只會有益無損。

尤其是對於在這裡的華人或越南人，我有一個特別的請求：請多生孩子。而且不要丟失你們的佛教價值觀，這真的非常重要。當然，也要賺錢，要做生意。當我修持度母法時，我也會為你們祈願，願你們富足興旺。

但你們也要記住，澳大利亞是一片非常美麗的土地，澳大利亞人真的很棒。我對澳大利亞人一直有着特別的好感。你知道，我不喜歡別人說澳大利亞人懶散。他們只是比較隨性、比較放鬆。我也不喜歡別人說澳大利亞人很種族主義。你們根本不知道在亞洲故土上，存在着怎樣的種族歧視。

作為一名不丹人，不妨試想一下，如果五十萬澳大利亞人來到不丹，佔據了所有工作，只說英語，從不與其他不丹人交往，還建立起屬於他們自己的生活圈子，那不丹人會把他們通通「幹掉」（笑聲）。

這裡有很多馬來西亞人。我要直言不諱地說，在馬來西亞，至今仍有一項土著(Bumiputera)優待政策，將華人歸為二等公民。日本是一個高度發達、令人驚嘆的國家，但那裡仍有第三代韓國人至今沒有日本護照。因此，澳大利亞和澳大利亞人真的很棒（掌聲）。我們真的應該對此心懷感激。

正如我之前所說，我們需要做出貢獻。華人或這些亞洲人可以貢獻的東西太多了，不僅限於經濟方面，還有那些所教導的價值觀，比如佛教的價值觀。

不過你知道，我們也應該注意一些我們從故土帶來的習慣。在公共場合不要大聲喧嘩，要真正有禮貌，比如在餐廳向服務員點餐時，一定要客氣。不能覺得，因為你付了錢，就好像這裡的一切都是自己的。

對不起，我說話很直。我跟你們說，很多時候在加拿大、美國和澳大利亞，有時當我和華人一起參加豐盛的晚餐或午餐時，我會悄悄走到後面，給那些服務員小費，並對他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剛才太失禮了。」

你們可以帶來許多優秀的價值觀。比如，我剛才提到在中國，你幾乎可以講那裡沒有你們所說的「養老院」——「對吧，是叫養老院吧？」（仁波切向聽眾確認）——那裡沒有。為什麼？因為子女在幫助照顧家庭。這是一種很好的價值觀。而且你知道，在上海這樣的地方——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，你幾乎從來聽不到警笛聲。

不過，作為一名佛教徒，我主要關注的還是佛教人口的增長以及佛教文化與價值觀的傳承。這是我個人的興趣。除此之外，我需要很

多翻譯人才，所以請多生孩子，這是我的請求。而祈禱聖度母時，我們會說「欲求子者得其子」（藏文 bu döe pé ni bu thob gyur shing）。你知道，聖度母真的是一位可以向她祈求子嗣的本尊。

好，現在來談聖度母。我很高興為大家引介並給予聖度母的口傳。聖度母可以說是我這個機構的護持本尊。聖度母對於這樣的動盪時代真的非常重要。這是一個動盪的時代，而聖度母真的是能把動盪時代轉化為吉祥時代的最重要的本尊。

能把度母像拿過來嗎？

問答部分

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…… 不過，你們現在可能已經沒什麼問題了 ……

[問1][翻譯]：他感謝仁波切給予他信心並授戒。但他知道，在佛道上有很多陷阱，比如，像創巴仁波切（Trungpa Rinpoche）的《突破修道上的唯物》（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）一書中談到「三王」——身王、語王，以及意王。我們怎樣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，避免這些陷阱？

[仁波切]：那本書裡介紹了方法。這是一本非常、非常重要的書。

我其實正在考慮把那本書翻譯成藏文。

[問2]: 尊敬的仁波切，我一直在研究、關注並感興趣的是健康——心理健康以及生命系統的健康，尊重每個生命系統的生命有其相應的準則。當我聽到關於菩提心以及如何關懷他人的教授，有時感覺似乎自己是在以一種物質主義的方式向人們解釋：他們必須照顧好自己的生命系統，保持生命系統健康，才能夠幫助他人。我不知道如何……這與佛教的教導是否矛盾？

[仁波切]: 哦，不，不，一點也不矛盾。你確實應該先照顧好自己，才能去幫助他人。當然，這一點適用於金剛乘，甚至在大乘中也是如此。寂天菩薩說過，既然你已經生起了菩提心，你的身體就頓時變得無比珍貴。既然你已經成為眾生的僕人，那麼這個僕人就得保持健康，並得到優厚報酬。

[問3]: 仁波切，在領受口傳之後，我還需要做什麼，才能有資格開始我的前行修行？

[仁波切]: 如果你願意的話，就直接修前行吧。

[問4]: 仁波切，感謝您的開示。作為一名接觸佛教時間不長的人，通過您過去幾天的教授，我對「四法印」大概有了一些認識。我也能

理解，正如佛陀所說，你可以去檢驗它、質疑它。但像轉世和本尊這類概念，我覺得還是有點難以真正理解。不知您能否給一些建議？

[仁波切]:我們談到灌頂(Abhiseka)的時候，你可能不在場。其實「本尊」，英文裡「deity」這個詞可能會讓你產生誤解。但本尊其實和四法印、諸法空性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。比如說，度母本尊坐在蓮花上。那朵蓮花本該被壓扁，你明白嗎？蓮花可能是最脆弱的花，更何況它還在水面上，那可不是最穩固的座椅。

所以，諸如此類的東西，其實就是在教示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而且，說真的，你會和一個綠色的女孩約會嗎？你會和一個長着七隻眼睛的女孩約會嗎？你怎麼跟她牽手？那實在也太……（仁波切做動作模仿，眾笑）。諸如此類，這是密續的一種方法。

[問5][翻譯]:她說:「有時候我去印度，會買一些磁帶或CD。有時在中國，人們會把您的書複製成PDF格式，然後分發給很多人。」但她後來聽您說，這是一種偷盜行為，屬於盜版，偷盜。那麼我們該如何避免這種偷盜行為呢？如果我們是為了利益他人而複製，我們的動機是否重要？

[仁波切]:其實，我不記得自己曾因此感到過不舒服。我聽說有人複製我的教法、書籍等資料，然後四處分發。我從不記得自己曾為此

感到不快，我只是覺得有點不好意思。

很久以前，我去了伊朗，我有幾個伊朗朋友。你知道，我是非常、非常秘密地傳法，因為在那裡傳法非常危險。他們在當地就有這些複製的教法資料。我當時真是特別感動。這就像是在偷取智慧——那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。你知道，那真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。但從機構的角度來看……

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當時我還沒有 Facebook 帳號，人們不停地跟我說：「哦，你說了這個，你說了那個」，「噢，謝謝你的回復。」我說：「什麼時候？」他們說：「在你的 Facebook 上。」我從來沒有 Facebook 帳號！（笑聲）於是我才發現，大概有另外六個據稱是我的 Facebook 帳號。然後我只好成為自己的粉絲，去查看這些帳號。明白我的意思嗎？（笑聲）

我不喜歡這一點的原因是，那些 Facebook 帳號上貼出的我的照片，全都看起來像是我正襟危坐的樣子，戴着法帽（仁波切做動作模仿，笑聲），那根本不是我！我當時想：「哦哦，這可不太好，因為這樣一來，人們會對我產生這樣的期待和想像，覺得我特別『好』。」我不知道「好」是不是合適的詞，但就像這樣，像這樣，所以後來我就開了自己的 Facebook 帳號，放上我這樣、這樣的照片……（仁波切做動作模仿，笑聲）。

最近有人告訴我，在加拿大、美國或是中國——具體哪裡我不清楚，有人在回答佛法問題時，聽起來非常像我，或者說，有些說法似乎是從我的教學內容中摘取出來的。

所以，這就是為什麼從機構的角度來看，我們覺得，「好吧，現在我們得稍微多做一點事」，你知道，基本上就是得製造點動靜。但說真的……好吧，私下裡說，請儘管複製，想複製多少就複製多少，這是私下裡說的啊！（笑聲，掌聲）

還有什麼……我的電影，我有沒有版權？

你知道，如果我的電影按正規方式放映，根本沒人會看（笑聲）。所以如果大家在下載它，我覺得這是好事。但從機構的角度來說，我們得做點什麼，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曲解、剪輯、拼接，諸如此類，而這大概就是我們需要小心的地方。因為有時候我們的初衷可能是好的，但未必那麼明智。

曾經有一位父親正在睡覺時，傻兒子就在他旁邊。兒子看見父親頭上有一隻小蒼蠅，心想：「哦，這可糟了。這隻蒼蠅在打擾我父親睡覺。」於是他拿起斧頭，朝那隻蒼蠅砍了下去。（笑聲）

好的，一個問題，也許是最後一個問題。

[問6]:非常感謝您。這是我第一次聽法，但我修持綠度母已經有幾個月了，我很喜歡。我想請教您，向綠度母祈求幫助的最佳方式是什麼？

[仁波切]:好的，非常好。「願所思意樂如法成就得吉祥」（藏文 sam dōn chō zhin drub pai tra shi shok）。所以我們說，無論我們有什麼願望，都應該去試着這樣祈求。你應該以此作為一個指導原則：無論你祈求什麼，最根本首要的是，願它無論以何種方式都能帶來利益，願它無論以何種方式，都能依循佛法而成就。所以，請助我長壽，以便我能利益眾生；請助我健康，以便我能修持佛法。請助我富足興旺，請助我善於溝通。

實際上，在二十一度母中，每一位度母都有其獨特的加持。如果你遇到障礙，那麼就有黑度母，力量非常強大，實際上有好幾位都是如此。黑度母是最令人怖畏的。然後還有……如果你想勾召某人，如果你想勾召某些人、某個人、某種情境，那麼就有紅度母，比如咕嚕咕咧（Kurukulla，作明佛母）。那也是度母。

另外，度母還可對治各類疾患。如果你得了某種病，比如，像是皮膚病、骨骼或者神經方面的疾病，那麼對應的也是作明佛母，因為作明佛母跟龍族有關。如果你想變得聰明且富有創造力，那麼還有另一尊度母，一般就是妙音天女（Saraswati）。此外還有財源天母（Vasudhara），

哦對了，有一位黃度母，專司興旺富足。

所以，那些還沒有本尊的人，以及希望修持本尊法的人，我強烈推薦度母，尤其是在當今這個時代。

好，我想差不多了，過去這十天我已經講了很多。而且我幾乎開始認得你們中的許多人了。我想，我這次的教學就到這裡。

我一次又一次來到澳大利亞，旅途中所見真的令人感慨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看到澳大利亞在許多層面上發生的變化，實在令人驚歎。佛教的影響力似乎也在不斷增長，這真是件好事。我希望你們都能平安順遂，我也祈願你們長壽，並在所需之時，擁有超越二元世界的勇氣和膽識。相信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。

（掌聲）